



金蜘蛛丛书



袁琼琼

沧桑

H I Z H 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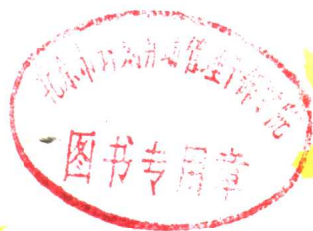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02873

沧



丛 书

桑

(台湾) 袁琼琼

S

H

U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《金蜘蛛丛书》主编 戴小华

策划 徐 征 李自修

金蜘蛛丛书

沧 桑

袁琼琼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0.625 印张 210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

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8,000 定价:12.70 元

ISBN 7-5434-2546-7/I·230

序

戴小华

近百年来，中国历史跌宕起伏，有些华人离开了母土，移居海外，在异地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；其中所历经的孤寂与挣扎实非等闲可以道之。

这些华人的心情与当年自我放逐、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是相似的。然而，即使身在他乡，语言和文字却使他们与故土的根源藕断丝仍连。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所说的一段话：“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、伤感的意念的时候，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。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，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。”

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她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也是伟大的。

四十多年来，中国历史又生巨变，令海峡

两岸分隔。长久的隔绝，使得两岸的社会形态与生活岁月各不相同；至于聚居香港、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社会亦分别处于独特的环境中。然而，尽管世界上的华人分处各地，但基于血缘上的渊源，及文化上的感情，彼此之间，仍有着一份深深的关切。而这种特殊的感情及特殊的环境，也成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最好的酵母。

于是，他们以优美的文笔，纪录了各自的闻见和感恩，呈现了近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生活真貌，表达了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的关切和希望。亦同时展示了这个时代华人的才思、文采和智慧。他们不仅用文字显示了他们独特的风貌和风格，并用文字同他们的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。

这类华文作家既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。一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另一端则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。

数十年来，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，佳作纷呈，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更是壮大繁盛，尤如绮霞丽天，已不只辉映半壁而已。

如今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女性文学的繁荣，决定继《红罍粟丛书》及《蓝袜子丛书》之后，推出一套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系列。这个构想，如从文化的意义上说，多少也能表达出这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一些生活经历、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成就。

何况，在当今整个世界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文学

已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；甚至有人警示，文学这个“物种”，已面临了物竞天择、自然淘汰的境遇。河北教育出版社依然能秉持着对文学的热情，依然高举着理想的旗帜，愿意冒险斥资出版，就这点，我对该社的魄力及勇气是由衷敬佩的。故今年年初与我联系，邀我为该丛书主编，我毫不迟疑，一口允诺。然虽忝列主编，实际上，丛书中的作品全由作者自选提供。而且，我也没参与出版社的决策，只是从旁协助而已。

出版丛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。丛书的组稿工作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进行，由于时间急迫，作家又散居世界各地，联络耗时。虽尽己所能，耗费不少精力；但因受时间、版权及作品篇幅等所限，肯定不少重要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被遗漏或被迫忍痛割爱了。因此，不无遗憾！

这套丛书，可以说，只是从满天云锦中截取一片，从满园香葩中撷取几朵，奉献于广大的读者之前。

丛书编辑工作伊始，大家曾一度为丛书的取名众说不一，直到四月中旬，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，我仍躺在床上苦思着。窗外，一只蜘蛛悬在屋檐下，孤独地织着网。它的工作并不顺利，一阵风雨，就将它织着的网弄破了！然而，它仍是默默地、耐心地辛勤工作着。突然，灵光一闪，我纵身一跃，低呼着：作家创作时不也是如此吗？他们几易其稿，呕心沥血，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直到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。至于用金色，乃是取其色泽尊贵、独特，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。

《金蜘蛛丛书》的出版只是一个引发点，但愿所有作

者、读者、出版者能学习蜘蛛织网的精神，为寻求完美而努力不懈，一同为达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而努力。

1995年5月13日

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寓所

缺憾与慈悲（自序）

袁琼琼

最近的我有个奇怪的转变。我向来颇挑剔，不太能忍受有缺憾的事物。所谓的“有缺憾”，不是指那些不能避免的。我不能忍受的是衣服上的污点，白纸上的皱褶。写起稿来洁癖非常，一个开头往往要撕掉半本稿纸，因为不能忍受自己字体难看。而我自己的字体又是我对自己诸种不满意里最看不顺眼的一项。撕了半本稿纸以后能继续写下去了，也不是字变好看了，只是对它看习惯了而已。

我是个小规模的完美主义者，有各式各样的癖习：我只用一种牌子的稿纸，而且只用那一种格式。只用我用惯的那种原子笔写字。只能在我自己的书桌前写。只能在午夜一点以后。又只能在喝了两杯咖啡以后。有些东西我十分敏感，纸的质地、色调。笔尖的粗细，接触纸

面的流滑度。灯光的光度，桌面的色调……这是与我写稿有关的。日常生活里，我忍受不了粗糙的声音，混乱的颜色，忍受不了虚饰客套：陷在一种大家都有礼和无味的场合时，我每每掉头离去。这许多年来，我是个直接而无礼的人，喜欢的人或事，我明显地表露出我喜欢，讨厌的人和事，我明显地让人知道我不喜欢。

最近在思考自己该不该这么“有个性”的问题。

这种个性全无压抑地一直发展下来，可能成为一种偏激和伤人的东西了。有一个翻了脸的朋友说我：“任何事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。”在挨了骂的两个月后的现在，我才懂得感激他。

要说自己因为这个话而产生自省，也未免夸张，然而这诤言来得极适时是真的。

有人找我写电视连续剧，因为时间急迫，我住在企划的家里写。那是一百来坪的大房子，一切设备周全，什么都有，只是没有人。我写了一个月，大片的空间与大片的时间，除了我自己和我的故事，什么都没有。

在只剩自己的时候，自己反而极渺小起来。偶尔出门，走二十分钟的山路，路边莽莽的尽是茅草。有时晚间出门，往往觉得自己像鬼魂，一颗心总是急急地想贴近一切活的东西。在那种心情下，事事物物都极可亲。在那样的心情下，若果发展了一段感情，必可以生死相与。然而没有，代替的是对一切接触到的，产生了珍惜的心。去买东西时，物品有些缺憾，觉得也满好。缺憾倒成了物品的标志，那么许多的整齐划一的出品中，倒是唯一有毛病的带点人气。生活习惯也有改变，以前我是非自

己家里不能睡的，现在“随处皆是家”，我只要一张垫子就可以睡到天亮。写起稿来随机非常，我趴着写、躺着写、蹲着跪着都可以写，我的字体现在各形各状也不大在乎。我的稿纸现在用得比较省。

这脾气大概有些走火入魔了。发现自己有了另一种倾向，对于端正的东西开始感觉无味。有一位朋友，生相绝不能说英俊：他长着削长的脸，下巴有些向前勾，暴牙，四方嘴，戴副眼镜。因为是这样奇峭的相貌，普通的表情在他脸上似乎都带了点别的意味，他的笑容总是特别的悲伤与无辜，垂着眼时就带了佛道的肃穆，而其实悲伤无辜或肃穆都不是他的个性。我想不完美不整齐——或者说“缺憾”，其实是一种极独立的东西，它会自发的产生出一些别的。

对我的作品，我一向是不满意的；爱，但是不满意，因为知道它不完美在哪里。然而《沧桑》是第一本我满意的集子。

满意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完美——事实上它仍然是不尽完善的——而是因为自己懂得了缺憾的无可奈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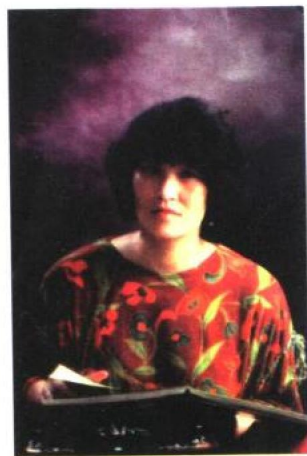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跟朋友聊天，讲到我对事与人往往会有旁观的心境，就算是发生到自己身上的事，也练成了侧身事外，能够不嗔不痴不怨，因此而不大容易动情。他此时直截问一句：“有没有慈悲心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若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我从前在书里也引过这句话，那时的了解与现在的了解不一样，我那时以为自己是懂得“哀矜”的，现在知道自己只做到了“勿喜”。

知道了自己缺陷在哪里，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。而知道世间有缺憾是让人无力与无能去料理的——一向以为自己知道这件事，现在终于了解自己原来不懂——我还做不到“缺憾还诸天地”的安然，只做到了勿喜，然而我期望最后有宽容到来。透过对缺憾的接纳，也许有一天，我能够懂得慈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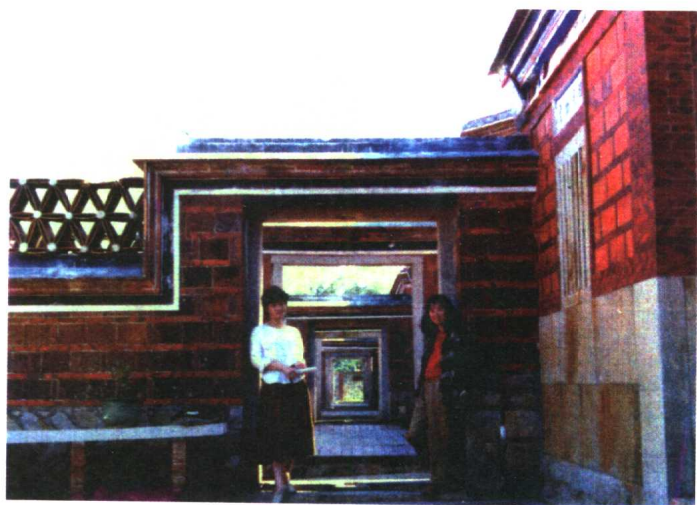
袁琼琼



袁琼琼，四川省眉山县人，1950年生于台湾省新竹县。台南高商毕业，曾于1981年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作家写作班。先以米陵为笔名发表新诗，继作散文及小说。曾获多次联合报小说奖，并曾在1984年，以《沧桑》一文获中国时报“时报文学奖”小说组首奖。1985年因缘际会进入电视圈从事电视剧本写作，曾编写大小连续剧数十出，因而荒废文学创作，十年间仅完成一中篇一长篇。截至目前为止，作品书目约十二本，包括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及采访文集。目前除了正在进行的系列小说写作外，偶有书评及“极短篇”作品散见各报章杂志。



与友人在一起（右二）



与友人在一起



与友人在一起



与友人在一起 (右三)



1993 年摄



与友人合影（1993）

目 录

两个人的事	1
梦	19
白发	26
男女	37
宝善的心事	51
青春	64
妈妈	80
流浪者的下午	89
柔软的心	103
患难	130
邻家女儿	145
颜振	161
爱的边缘地带	177
烧	195
沧桑	210

谈话	227
家劫	243
众生	263
回	278
异事	291
慕德之夜	307